長阿含經/卷十六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十五

長阿含經
卷十六　後秦
譯者：佛陀耶舍　竺佛念

卷十七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六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二四）第三分堅固經第五

如是我聞：　一時，

佛在那難陀城波婆利掩次林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

有長者子，名曰堅固，來詣佛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坐。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善哉！世尊！

唯願今者敕諸比丘：『若有婆羅門、長者子、

居士來，當為現神足顯上人法。』」　佛告堅固：

「我終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

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

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

若有過失，當自發露。」　時，堅固長者子復白佛言：

「唯願世尊敕諸比丘：『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

當為現神足，顯上人法。』」　佛復告堅固：

「我終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

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

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

當自發露。」　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

「我於上人法無有疑也。但此那難陀城國土豐樂，

人民熾盛，若於中現神足者，多所饒益，

佛及大眾善弘道化。」　佛復告堅固：

「我終不教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子、

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

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

所以者何？有三神足。云何為三？一曰神足，

二曰觀察他心，三曰教誡。

云何為神足？長者子！比丘習無量神足，能以一身變成無數，

以無數身還合為一，若遠若近，山河石壁，

自在無礙，猶如行空；於虛空中結加趺坐，

猶如飛鳥；出入大地，猶如在水；若行水上；

猶如履地；身出煙火，如大火聚，

手捫日月，立至梵天。若有得信長者、

居士見此比丘現無量神足，立至梵天，

當復詣餘未得信長者、居士所，而告之言：

『我見比丘現無量神足，立至梵天。』彼長者、居士未得信者，

語得信者言：『我聞有瞿羅咒，

能現如是無量神變，乃至立至梵天。』」　佛復告長者子堅固：

「彼不信者，有如此言，豈非毀謗言耶？」

　堅固白佛言：「此實是毀謗言也。」　佛言：「我以是故，

不敕諸比丘現神變化，

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

若有過失，當自發露。如是，長者！

此即是我諸比丘所現神足。　「云何名觀察他心神足？於是，

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諸眾生心所念法，

隈屏所為皆能識知。若有得信長者、居士，

見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

觀他眾生心所念法，隈屏所為皆悉識知，

便詣餘未得信長者、居士所，而告之曰：

『我見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他眾生心所念法，

隈屏所為皆悉能知。』彼不信長者、居士，聞此語已，生毀謗言：

『有乾陀羅咒能觀察他心，

隈屏所為皆悉能知。』云何？長者子！此豈非毀謗言耶？」

　堅固白佛言：「此實是毀謗言也。」　佛言：「我以是故，

不敕諸比丘現神變化，

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

當自發露。如是，長者子！

此即是我比丘現觀察神足。　「云何為教誡神足？長者子！

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十號具足，

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

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清淨，

梵行具足。若長者、居士聞已，於中得信，

得信已，於中觀察自念：『我不宜在家，若在家者，

鉤鎖相連，不得清淨修於梵行。

我今寧可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具諸功德，

乃至成就三明，滅諸闇冥，生大智明。

所以者何？斯由精勤，樂獨閑居，

專念不忘之所得也。』長者子！此是我比丘現教誡神足。」　爾時，

堅固長者子白佛言：

「頗有比丘成就此三神足耶？」　佛告長者子：「我不說有數，

多有比丘成此三神足者。長者子！

我有比丘在此眾中自思念：『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

彼比丘倏趣天道，往至四天王所，

問四天王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由何永滅？』　「長者子！

彼四天王報比丘言：

『我不知四大由何永滅？我上有天，名曰忉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

彼天能知四大由何而滅。』彼比丘聞已，

即倏趣天道，往詣忉利天上，問諸天言：

『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彼忉利天報比丘言：

『我不知四大何由滅，上更有天，名焰摩，

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彼天能知。』即往就問，

又言不知。　「如是展轉，至兜率天、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皆言：

『我不知四大何由而滅？上更有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名梵迦夷，

彼天能知四大何由永滅。』彼比丘即倏趣梵道，

詣梵天上問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

何由永滅？』彼梵天報比丘言：

『我不知四大何由永滅，今有大梵天王，無能勝者，統千世界，

富貴尊豪，最得自在，能造化物，是眾生父母，

彼能知四大由何永滅。』長者子！

彼比丘尋問：『彼大梵王今為所在？』彼天報言：

『不知大梵今為所在，以我意觀，出現不久。』未久，

梵王忽然出現。長者！

彼比丘詣梵王所問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

彼大梵王告比丘言：『我梵天王無能勝者，統千世界，

富貴尊豪，最得自在，能造萬物，眾生父母。』

時，彼比丘告梵王曰：『我不問此事，

自問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　「長者子！

彼梵王猶報比丘言：『我是大梵天王，無能勝者，

乃至造作萬物，眾生父母。』比丘又復告言：

『我不問此，我自問四大何由永滅？』長者子！

彼梵天王如是至三，

不能報彼比丘四大何由永滅。時，大梵王即執比丘右手，將詣屏處，

語言：『比丘！今諸梵王皆謂我為智慧第一，

無不知見，是故我不得報汝言：

「不知不見此四大何由永滅。」』又語比丘：『汝為大愚！

乃捨如來於諸天中推問此事。

汝當於世尊所問如此事，如佛所說，善受持之。』

又告比丘：『今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園，

汝可往問。』　「長者子！時，比丘於梵天上忽然不現。

譬如壯士屈申臂頃，

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來至我所，頭面禮足，一面坐，白我言：

『世尊！今此四大，地、水、火、風，何由而滅？』時，

我告言：『比丘！猶如商人臂鷹入海，

於海中放彼鷹飛空東西南北，若得陸地則便停止，

若無陸地更還歸船。比丘！汝亦如是，

乃至梵天問如是義，竟不成就，還來歸我。

今當使汝成就此義。』即說偈言：

「『何由無四大，　　地水火風滅？

何由無麤細，　　及長短好醜？

何由無名色，　　永滅無有餘？

應答識無形，　　無量自有光。

此滅四大滅，　　麤細好醜滅，

於此名色滅，　　識滅餘亦滅。』」

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世尊！

此比丘名何等？云何持之？」　佛告長者子：

「此比丘名阿室已，當奉持之。」　爾時，堅固長者子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二五）佛說長阿含第三分裸形梵志經第六

如是我聞：　一時，

佛在委若國金槃鹿野林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

有裸形梵志姓迦葉，詣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

裸形迦葉白佛言：

「我聞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諸苦行人以為弊穢。瞿曇！

若有言：『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

罵苦行人以為弊穢。』作此言者，是為法語，

法法成就，不誹謗沙門瞿曇耶？」　佛言：「迦葉！彼若言：

『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

罵苦行人以為弊穢。』者，彼非法言，非法法成就，

為誹謗我，非誠實言。所以者何？迦葉！

我見彼等苦行人，有身壞命終，墮地獄中者；

又見苦行人身壞命終，生天善處者；

或見苦行人樂為苦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者；

或見苦行人樂為苦行，身壞命終，生天善處者。

迦葉！我於此二趣所受報處，盡知盡見，

我寧可呵責諸苦行者以為弊穢耶？我正說是，

彼則言非，我正說非，彼則言是。迦葉！

有法沙門、婆羅門同，有法沙門、婆羅門不同。

迦葉！彼不同者，我則捨置，以此法不與沙門、

婆羅門同故。　「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

沙門瞿曇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

彼異眾師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

誰能堪任滅此法者？迦葉！彼有智者作是觀時，

如是知見，唯沙門瞿曇能滅是法。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

我於此中則有名稱。　「復次，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弟子於不善法、重濁、黑冥、

非賢聖法，彼異眾師弟子於不善法、重濁、黑冥、

非賢聖法，誰能堪任滅此法者？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知見，

唯沙門瞿曇弟子能滅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

如是推求，如是論時，我弟子則得名稱。　「復次，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於諸善法、

清白、微妙及賢聖法，彼異眾師於諸善法、

清白、微妙及賢聖法，

誰能堪任增廣修行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知見，

唯有沙門瞿曇堪任增長修行是法。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

我於此中則有名稱。　「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

沙門瞿曇弟子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法，

彼異眾師弟子於諸善法、清白、

微妙及賢聖法，誰能堪任增長修行者？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知見，

唯有沙門瞿曇弟子能堪任增長修行是法。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

於我弟子則有名稱。迦葉！有道有跡，比丘於中修行，

則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

律說。　「迦葉！

何等是道？何等是跡？比丘於中修行，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

律說。迦葉！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止息，

依無欲，依出要；修法、精進、喜、猗、定、捨覺意，

依止息，依無欲，依出要。迦葉！是為道，

是為跡，比丘於中修行，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

實說、義說、法說、律說。」　迦葉言：「瞿曇！唯有是道、

是跡，比丘於中修行，自知自見。

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律說。但苦行穢污，

有得婆羅門名，有得沙門名。何等是苦行穢污，

有得婆羅門名，有得沙門名？瞿曇！離服裸形，

以手自障蔽，不受夜食，不受朽食，

不受兩壁中間食，不受二人中間食，

不受兩刀中間食，不受兩杅中間食，

不受共食家食，不受懷妊家食，

狗在門前不食其食，不受有蠅家食，不受請食。

他言先識則不受其餐，不食魚，不食肉，不飲酒，

不兩器食，一餐一咽，至七餐止，受人益食，

不過七益，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

六日、七日一食。或復食果，或復食莠，

或食飯汁，或食麻米，或食[禾*咸]稻，或食牛糞，

或食鹿糞，或食樹根枝葉花實，或食自落果；

或披衣，或披莎衣，或衣樹皮，或草襜身，

或衣鹿皮，或留髮，或被毛編，或著塚間衣；

或有常舉手者，或不坐床席，或有常蹲者，

或有剃髮留髭鬚者，或有臥荊棘上者，

或有臥果蓏上者，或有裸形臥牛糞上者；

或一日三浴，或一夜三浴，以無數苦，苦役此身。

瞿曇！是為苦行穢污，或得沙門名，

或得婆羅門名。」　佛言：「迦葉！離服裸形者，

以無數方便苦役此身，彼戒不具足，見不具足，

不能勤修，亦不廣普。」　迦葉白佛言：

「云何為戒具足？云何為見具足？過諸苦行，微妙第一。」

佛告迦葉：「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迦葉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　佛告迦葉：「若如來．

至真出現於世，乃至四禪，

於現法中而得快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一心，

樂於閑靜，不放逸故。迦葉！是為戒具足，見具足，

勝諸苦行，微妙第一。」　迦葉言：「瞿曇！

雖曰戒具足，見具足，過諸苦行，微妙第一，

但沙門法難，婆羅門法難。」　佛言：「迦葉！

此是世間不共法。所謂沙門法、婆羅門法難，迦葉！

乃至優婆夷亦能知此法。離服裸形，

乃至無數方便苦役此身，但不知其心：為有恚心、為無恚心，

有恨心、無恨心，有害心、

無害心？若知此心者，不名沙門、婆羅門，為已不知故，沙門、

婆羅門為難。」　爾時，迦葉白佛言：「何等是沙門、

何等是婆羅門，戒具足、見具足，為上為勝，

微妙第一？」　佛告迦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當為汝說。」　迦葉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　佛言：

「迦葉！彼比丘以三昧心，乃至得三明，

滅諸癡冥，生智慧明，所謂漏盡智生。

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靜，不放逸故。

迦葉！此名沙門、婆羅門，戒具足、見具足，

最勝最上，微妙第一。」　迦葉言：「瞿曇！雖言是沙門、

婆羅門，見具足、戒具足，為上為勝，微妙第一。

但沙門、婆羅門法，甚難！甚難！沙門亦難知，

婆羅門亦難知。」　佛告迦葉：

「優婆塞亦能修行此法。」白言：「我從今日能離服裸形，

乃至以無數方便苦役此身，

不可以此行名為沙門、婆羅門，若當以此行名為沙門、

婆羅門者，不得言沙門甚難！婆羅門甚難！

不以此行為沙門、婆羅門故，言沙門甚難！

婆羅門甚難！」　佛告迦葉：「我昔一時在羅閱祇，

於高山七葉窟中，

曾為尼俱陀梵志說清淨苦行。時梵志生歡喜心，得清淨信，供養我、

稱讚我，第一供養稱讚於我。」　迦葉言：「瞿曇！

誰於瞿曇不生第一歡喜、淨信、供養、

稱讚者？我今於瞿曇亦生第一歡喜，得清淨信，

供養、稱讚，歸依瞿曇。」　佛告迦葉：

「諸世間諸所有戒，無有與此增上戒等者，

況欲出其上？諸有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

無有與此增上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等者，

況欲出其上？迦葉！所謂師子者，是如來．至真．等正覺，

如來於大眾中廣說法時，自在無畏，

故號師子。云何？迦葉！

汝謂如來師子吼時不勇捍耶？勿造斯觀，如來師子吼勇捍無畏。迦葉！

汝謂如來勇捍師子吼時不在大眾中耶？勿造斯觀，如來在大眾中勇捍師子吼。

迦葉！

汝謂如來在大眾中作師子吼不能說法耶？勿造斯觀。

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作師子吼，善能說法。　「云何？迦葉！

汝謂如來於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

善能說法，眾會聽者不一心耶？勿造斯觀。

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

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

云何？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

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

而不歡喜信受行耶？勿造斯觀。

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多力，能師子吼，善能說法，

諸來會者皆一心聽，歡喜信受。迦葉！

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

諸來會者歡喜信受，而不供養耶？勿造斯觀，

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

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歡喜信受，而設供養。

「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

為師子吼，乃至信敬供養，而不剃除鬚髮，

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耶？勿造斯觀。

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乃至信敬供養，

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迦葉！

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乃至出家修道，

而不究竟梵行，至安隱處，無餘泥洹耶？勿造斯觀。

所以者何？如來於大眾中勇捍無畏，

乃至出家修道，究竟梵行，至安隱處，無餘泥洹。」　時，

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曇！

我得於此法中出家受具戒不？」　佛告迦葉：

「若異學欲來入我法中出家修道者，當留四月觀察，稱可眾意，

然後當得出家受戒。迦葉！雖有是法，

亦觀其人耳。」　迦葉言：

「若有異學欲來入佛法中修梵行者，當留四月觀察，稱可眾意，

然後當得出家受戒。

我今能於佛法中四歲觀察，稱可眾意，然後乃出家受戒。」　佛告迦葉：

「我已有言，但觀其人耳。」　爾時，

迦葉即於佛法中出家受具足戒。時，迦葉受戒未久，

以淨信心修無上梵行，現法中自身作證，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即成阿羅漢。　爾時，迦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六）佛說長阿含第三分三明經第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俱薩羅國人間遊行，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詣伊車能伽羅俱薩羅婆羅門村，止宿伊車林中。　時，

有婆羅門名沸伽羅娑羅、婆羅門名多梨車，

以小緣詣伊車能伽羅村。

此沸伽羅娑羅婆羅門，七世以來父母真正，

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典三部諷誦通利，

種種經書善能分別。又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

祭祀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

其一弟子名婆悉[口*宅]，七世以來父母真正，

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

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

祭祀儀禮，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

多梨車婆羅門，亦七世已來父母真正，

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

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

祭祀儀禮，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

其一弟子名頗羅墮，七世已來父母真正，

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

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

祭祀儀禮，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　時，婆悉[口*宅]、

頗羅墮二人於清旦至園中，遂共論義，

更相是非。時，婆悉[口*宅]語頗羅墮：「我道真正，

能得出要，至於梵天，

此是大師沸伽羅娑羅婆羅門所說。」　頗羅墮又言：「我道真正，能得出要，

至於梵天，此是大師多梨車婆羅門所說。」

如是，婆悉[口*宅]再三自稱己道真正，

頗羅墮亦再三自稱己道真正，二人共論，各不能決。　時，

婆悉[口*宅]語頗羅墮曰：

「我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拘薩羅國遊行人間，

今在伊車能伽羅林中，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

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

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

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

如是真人，宜往覲現。我聞彼瞿曇知梵天道，

能為人說，常與梵天往返言語，

我等當共詣彼瞿曇，共決此義。若沙門瞿曇有所言說，

當共奉持。」爾時，婆悉[口*宅]、

頗羅墮二人相隨到伊車林中，詣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　爾時，

世尊知彼二人心中所念，即告婆悉[口*宅]曰：

「汝等二人清旦至園中，作如是論，共相是非。

汝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

此是大師沸伽羅娑羅所說。』彼一人言：

『我法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

此是大師多梨車所說。』如是再三，更相是非，有如此事耶？」　時，

婆悉[口*宅]、頗羅墮聞佛此言，皆悉驚愕，

衣毛為豎，心自念言：「沙門瞿曇有大神德，

先知人心，我等所欲論者，沙門瞿曇已先說訖。」時，

婆悉[口*宅]白佛言：「此道、彼道皆稱真正，

皆得出要，至於梵天，

為沸伽羅娑羅婆羅門所說為是？為多梨車婆羅門所說為是耶？」

佛言：「正使，婆悉[口*宅]！此道、彼道真正出要，

得至梵天，汝等何為清旦園中共相是非，

乃至再三耶？」 時，婆悉[口*宅]白佛言：

「諸有三明婆羅門說種種道，自在欲道、自作道、梵天道，

此三道者盡向梵天。瞿曇！譬如村營，

所有諸道皆向於城，諸婆羅門雖說種種諸道，皆向梵天。」

佛告婆悉[口*宅]：「彼諸道為盡趣梵天不？」 答曰：

「盡趣。」 佛復再三重問：「種種諸道盡趣梵天不？」

答曰：「盡趣。」 爾時，世尊定其語已，

告婆悉[口*宅]曰：「云何三明婆羅門中，

頗有一人得見梵天者不？」　答曰：「無有見者。」　「云何？婆悉[口*宅]！

三明婆羅門先師，頗有得見梵天者不？」　答曰：

「無有見者。」　「云何？婆悉[口*宅]！

乃往三明仙人舊婆羅門，諷誦通利，能為人說舊諸讚誦，

歌詠詩書，其名阿[口*宅]摩婆羅門、

婆摩提婆婆羅門、毘婆審婆羅門、伊尼羅斯婆羅門、

蛇婆提伽婆羅門、婆婆悉婆羅門、

迦葉婆羅門、阿樓那婆羅門、瞿曇摩婆羅門、

首脂婆羅門、婆羅損陀婆羅門，彼亦得見梵天不耶？」

答曰：「無有見者。」　佛言：

「若彼三明婆羅門無有一見梵天者，

若三明婆羅門先師無有見梵天者，

又諸舊大仙三明婆羅門阿[口*宅]摩等亦不見梵天者，

當知三明婆羅門所說非實。」　又告婆悉[口*宅]：「如有婬人言：

『我與彼端正女人交通，稱歎婬法。』餘人語言：

『汝識彼女不？為在何處？東方、西方、南方、

北方耶？』答曰：『不知。』又問：

『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邑村落不？』答曰：『不知。』又問：

『汝識彼女父母及其姓字不？』答曰：『不知。』又問：

『汝知彼女為是剎利女，為是婆羅門、居士、

首陀羅女耶？』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為長短、麤細、

黑白、好醜耶？』答曰：『不知。』云何？婆悉[口*宅]！

彼人讚嘆為是實不？」　答曰：「不實。」　「如是。婆悉[口*宅]！

三明婆羅門所說亦爾，無有實也。

云何？婆悉[口*宅]！汝三明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處所，

叉手供養，能作是說：『此道真正，當得出要，

至日月所。』不？」　報曰：「如是。

三明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處所，叉手供養，而不能言：

『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日月所。』也。」　「如是。婆悉[口*宅]！

三明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之處，叉手供養，

而不能說：『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日月所。』

而常叉手供養恭敬，豈非虛妄耶？」　答曰：

「如是。瞿曇！彼實虛妄。」　佛言：

「譬如有人立梯空地，餘人問言：『立梯用為。』答曰：『我欲上堂。』

又問：『堂何所在？東、西、南、北耶？』答云：『不知。』

云何？婆悉[口*宅]！此人立梯欲上堂者，

豈非虛妄耶？」　答曰：「如是，彼實虛妄。」　佛言：

「三明婆羅門亦復如是，虛誑無實。婆悉[口*宅]！五欲潔淨，

甚可愛樂。云何為五？眼見色，甚可愛樂；耳聲、

鼻香、舌味、身觸，甚可愛樂。於我賢聖法中，

為著、為縛，為是拘鎖。

彼三明婆羅門為五欲所染，愛著堅固，不見過失，不知出要，

彼為五欲之所繫縛。正使奉事日月水火，

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者。』無有是處。

譬如阿夷羅河，其水平岸，烏鳥得飲，

有人在此岸身被重繫，空喚彼岸言：『來渡我去。』

彼岸寧來渡此人不？」　答曰：「不也。」　「婆悉[口*宅]！

五欲潔淨，甚可愛樂，於賢聖法中猶如拘鎖。

彼三明婆羅門為五欲所染，愛著堅固，

不見過失，不知出要。彼為五欲之所繫縛，

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上。』

亦復如是，終無是處。婆悉[口*宅]！

譬如阿夷羅河，其水平岸，烏鳥得飲，有人欲渡，

不以手足身力，不因船[木*伐]，能得渡不？」　答曰：

「不能。」　「婆悉[口*宅]！三明婆羅門亦復如是，

不修沙門清淨梵行，更修餘道不清淨行，

欲求生梵天者，無有是處。婆悉[口*宅]！猶如山水暴起，

多漂人民，亦無船[木*伐]，又無橋梁，

有行人來，欲渡彼岸，見山水暴起，多漂人民，

亦無船[木*伐]，又無橋梁，彼人自念：

『我今寧可多集草木，牢堅縛[木*伐]，自以身力渡彼岸耶？』

即尋縛[木*伐]，自以身力安隱得渡。婆悉[口*宅]！

此亦如是，若比丘捨非沙門不清淨行，

行於沙門清淨梵行，欲生梵天者，則有是處。

云何？婆悉[口*宅]！梵天有恚心耶？無恚心耶？」　答曰：

「無恚心也。」　又問：「三明婆羅門有恚心、

無恚心耶？」　答曰：「有恚心。」　「婆悉[口*宅]！梵天無恚心，

三明婆羅門有恚心，有恚心、無恚心不共同，

不俱解脫，不相趣向，是故梵天、

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口*宅]！梵天有瞋心、

無瞋心耶？」　答曰：「無瞋心。」　又問：「三明婆羅門有瞋心、

無瞋心耶？」　答曰：「有瞋心。」　佛言：「梵天無瞋心，

三明婆羅門有瞋心，有瞋心、

無瞋心不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

云何？婆悉[口*宅]！梵天有恨心、無恨心耶？」　答曰：

「無恨心。」　又問：「三明婆羅門有恨心、

無恨心耶？」　答曰：「有恨心。」　佛言：「梵天無恨心，

三明婆羅門有恨心，有恨心、無恨心不同趣，

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

云何？婆悉[口*宅]！梵天有家屬產業不？」　答曰：「無。」　又問：

「三明婆羅門有家屬產業不？」　答曰：「有。」　佛言：

「梵天無家屬產業，三明婆羅門有家屬產業，

有家屬產業、無家屬產業不同趣，不同解脫，

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口*宅]！

梵天得自在、不得自在耶？」　答曰：「得自在。」

　又問：「三明婆羅門得自在、不得自在耶？」　答曰：

「不得自在。」　佛言：「梵天得自在，

三明婆羅門不得自在，不得自在、得自在不同趣，

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　佛言：

「彼三明婆羅門，設有人來問難深義，

不能具答。實如是不？」　答曰：「如是。」　時，婆悉[口*宅]、

頗羅墮二人俱白佛言：「且置餘論，

我聞沙門瞿曇明識梵道，能為人說，

又與梵天相見往來言語，唯願沙門瞿曇以慈愍故，說梵天道，

開示演布。」　佛告婆悉[口*宅]：「我今問汝，

隨意報我。云何？婆悉[口*宅]！彼心念國，去此遠近？」　答：

「近。」　「若使有人生長彼國，

有餘人問彼國道徑，云何？婆悉[口*宅]！彼人生長彼國答彼道徑，

寧有疑不？」　答曰：「無疑。

所以者何？彼國生長故。」　佛言：「正使彼人生長彼國，或可有疑；

若有人來問我梵道，無疑也。

所以者何？我常數數說彼梵道故。」　時，婆悉[口*宅]、

頗羅墮俱白佛言：「且置此論，我聞沙門瞿曇明識梵道，

能為人說，又與梵天相見往來言語，

唯願沙門瞿曇以慈愍故，說於梵道，開示演布。」

　佛言：「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答言：「唯然，

願樂欲聞。」　佛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

十號具足，乃至四禪，於現法中而自娛樂。

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靜，

不放逸故。彼以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爾，

廣布無際，無二、無量，無恨、無害，

遊戲此心而自娛樂：悲、喜、捨心遍滿一方，餘方亦爾，

廣布無際，無二、無量，無有結恨，無惱害意，

遊戲此心以自娛樂。云何？婆悉[口*宅]！梵天有恚心、

無恚心耶？」　答曰：「無恚心也。」　又問：

「行慈比丘有恚心、無恚心耶？」　答曰：「無恚心。」　佛言：

「梵天無恚心，行慈比丘無恚心，無恚心、

無恚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

云何？婆悉[口*宅]！梵天有瞋心耶？無瞋心耶？」　答曰：

「無也。」　又問：「行慈比丘有瞋心、無瞋心耶？」　答曰：

「無。」　佛言：「梵天無瞋心，行慈比丘無瞋心，

無瞋心、無瞋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梵天、

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口*宅]！梵天有恨心、

無恨心耶？」　答曰：「無。」　又問：「行慈比丘有恨心、

無恨心耶？」　答曰：「無。」　佛言：「梵天無恨心，

行慈比丘無恨心，無恨心、無恨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比丘、

梵天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口*宅]！

梵天有家屬產業不？」　答曰：「無也。」　又問：

「行慈比丘有家屬產業不耶？」　答曰：「無也。」　佛言：

「梵天無家屬產業，行慈比丘亦無家屬產業，無家屬產業、

無家屬產業同趣，同解脫，是故梵天、

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口*宅]！梵天得自在不耶？」

答曰：「得自在。」　又問：「行慈比丘得自在耶？」

答曰：「得自在。」　佛言：「梵天得自在，

行慈比丘得自在，得自在、得自在同趣，同解脫，

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　佛告婆悉[口*宅]：

「當知行慈比丘身壞命終，如發箭之頃，生梵天上。」

佛說是法時，婆悉[口*宅]、

頗羅墮即於座上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　爾時，婆悉[口*宅]、

頗羅墮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六